

香港中國文化出版

我的母親

劉海棠題



新2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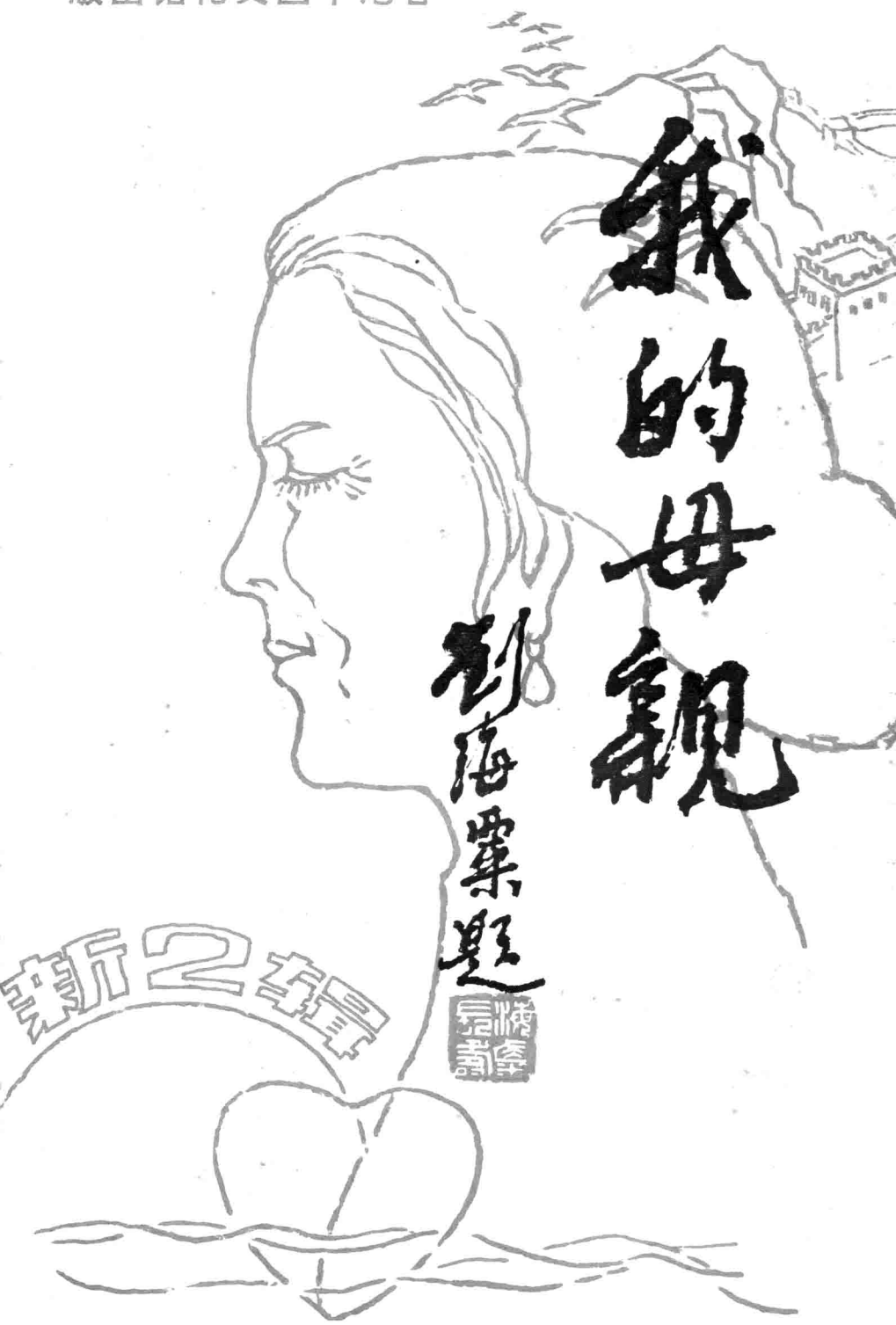
版出馆化文國中港香

我的母親

劉海棠題



新2輯



香港中国文化馆

名誉馆长：

程思远

郑群

左洪涛

馆长：

魏中天

副馆长：

邓崇禧

廖献周

李明宗

总编辑：

吕器

总干事：

汪启鹏

我的母亲

·新二辑·

编者：

香港中国文化馆

地址：九龙红磡荣光街88号五楼四座
电话：三——三四四六一六

主编：

魏中天

副主编：

吕器

出版兼：

新泉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者：

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11号联成大厦六楼601室
电话：五——二二八一〇八

总经销：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地址：九龙土瓜湾北帝街88号益一大厦八楼
电话：三——七一五〇一七六

·每册定价港币肆拾圆正·

一九九〇年五月母亲节初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慈萱懿範梓舍名揚
孟機歐荻民族之光

中國文化館新輯

我的母親誌慶

許玄久敬題



一九四七年

題

贈《我的母親》新二輯

慈母之愛

生命之源

一九六二年元旦

王明



我的母亲

新二辑 目录

封面题字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艺术大师	刘海粟	
扉页题词	台湾「总统府」资政	陈立夫	
慈母之爱，生命之源	南京大学名誉校长	匡亚明	
唯有母子心相从复相挈（国画）	画家	蔡敬翔	（一）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武革非·余世诚	萧乾	（六）
我是妈的命根子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冰心	（一三）
我的母亲	作家	安子介	（一五）
母亲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马万祺	（一八）
我的母亲	全国人大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萧军	（二二）
母亲	作家	艾青	（二六）
大堰河——我的保姆	诗人		

永恒的母亲	台湾作家 三毛	(三二)
忆亡母	作家 秦兆阳	(三七)
我们的母亲	侨居美国作家 柳无忌	(四五)
我的母亲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侯仁之	(四九)
往事忆述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前台湾「总统府」秘书长 郑彦棻	(五三)
追忆母亲	法国里昂大学教授 李治华	(五五)
我的母亲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中山大学教授 端木正	(五八)
难忘三春晖	广东省海外联谊会会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郑群	(六一)
「唯崇俭乃能广惠」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参事室主任 金绍先	(六七)
回忆母亲	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萧耀棠	(七三)
母亲是我人生第一位道德老师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曾天节	(七五)
思念中的母亲	山东省作协、文联主席 冯德英	(七八)
慈母与良师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学教授 钟树梁	(八二)
我的母亲	台湾·全民爱国会主席 钟树楠	(八八)
纪先母聂相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作协主席 管桦	(八八)
我的母亲	四川西南政法学院教授 张紫葛	(九四)
我的母亲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长 薛汕	(九八)

肩膀·····	广西文联主席	武剑青	(一〇三)
我的母亲·····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江静波	(一一一)
怀念我的母亲·····	广东省海外联谊会顾问	陈景文	(一一八)
劳苦的善人·····	作家	陈残云	(一二〇)
我的母亲·····	中山大学教授	王起	(一二六)
我妈和我爸·····	台湾作家	丘秀芷	(一二九)
我的母亲和我的姑母·····	上海文艺出版社名誉社长	丁景唐	(一三六)
她死时还不知道儿子仍活着·····	广东省文联第一副主席	杜埃	(一四一)
母亲是我的师表·····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思想史家	蔡尚思	(一四六)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	于克平	(一五三)
放心吧,妈妈!·····	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	吕梁	(一五七)
背影·母亲·····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王晨	(一六三)
母亲·····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华嘉	(一六六)
慈母十五周年祭·····	华东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家研究室顾问	李松庵	(一七一)
我的母亲·····	中山大学教授	黄海章	(一七二)
母亲眼里蒙着泪花·····	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	关沫南	(一七五)
印在心中的赠言·····	《北京日报》副总编辑	曹世钦	(一七九)

「尚武唯德」的妈妈..... 香港中国国情研究室副主任 曹云霞 (一八二)

我的母亲.....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副主席 王神荫 (一八六)

挥泪忆慈母..... 广东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廖鸿兴 (一八九)

思亲寸草心.....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陈伯吹 (一九一)

怀念两个母亲.....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邓崇禧 (一九四)

思母篇..... 兰州大学教授 李端严 (一九六)

「妈妈,妈妈呀!」..... 四川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木斧 (一九七)

我的母亲..... 澳门诗人 华铃 (二〇三)

慈母的爱..... 广东省侨联副主席 廖钺 (二〇九)

我的两位母亲..... 《人民政协报》副刊主编 邹士方 (二一三)

母亲的爱..... 《四川日报》文艺部主编 王尔碑 (二一七)

晖思吟.....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秦粤生 (二二〇)

怀念母亲.....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韦瑞霖 (二二一)

我的母亲..... 民盟中央常委·作家 冯亦代 (二二三)

忆亡母..... 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 韩毅之 (二二六)

怀慈母..... 广州荔苑诗社副社长 余藻华 (二二八)

两代「母亲」,血泪飘零..... 贵州剧协副主席 谢振东 (二二九)

忆 母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方绥	(二三七)
母亲临终的日子	上海师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何满子	(二三八)
宽容大度的母亲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 前岭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	李 门	(二四二)
怀念我的母亲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李 昭	(二四二)
母亲之歌	老红军·原吉林省农务局局长	杨奎章	(二四七)
我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刘 流	(二五一)
我的母亲	广东省人大代表·归侨画家	魏均沛	(二五八)
慈母颂	福建省作协顾问·省民盟副主委	关曼青	(二六〇)
我的母亲	作家	赵家欣	(二六三)
悲恸万叠忆慈亲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徐 刚	(二六七)
母 心	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厦门市作协主席	黄任潮	(二七九)
悼念慈母	山东省人大常委	许怀中	(二八四)
春晖颂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苗鹤庚	(二八九)
善良爱国的母亲	香港百佳公司董事长·广州市侨联副主任	莫仲予	(二九三)
月光下	英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上海交大新热能系副主任	张文谓	(二九七)
我的母亲	前广州师范学院院长	之 英	(二九九)
怀念我的母亲宋敏如	南通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	潘佛章	(三〇一)
		钦 鸿	(三〇七)

我的母亲·····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邓长夫	(三一〇)
为母亲逝世而作·····	美国归侨·广州市侨联副主任	高玉镜	(三一二)
痛悼亡母·····	香港《文汇报》记者	李静荷	(三一三)
我的京剧艺术和母亲·····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京剧演员	万一英	(三一五)
慈母泪·····	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剧协会员	钟荣	(三二〇)
有感于春晖之爱·····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罗冠群	(三二八)
纪念我的母亲——向韵秋女士·····	中国农业工程设计院院长	陶鼎来	(三三二)
永夜角声·····	中山大学副教授	易新农	(三三五)
我的母亲·····	韶关大学讲师	易新夏	(三四一)
天年·····	中国作协会员·前花城出版社社长	王晏	(三四四)
怀念我的母亲·····	北京市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	鲍昌	(三四七)
我的母亲·····	许地山夫人·前香港大学教授	周俟松	(三五五)
惆怅忆春晖·····	上海书店编审	范泉	(三五八)
我的母亲·····	中山大学教师·书法家	廖蕴玉	(三六三)
春晖寸草情常悬·····	作家·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马子华	(三六九)
妈妈的明眸·····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	庄益群	(三七三)
我的启蒙老师·····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	汪骏	(三七八)
她是我的「爸爸」·····	上海三联书店编审	陈辽	(三八四)
长城与怒涛·····	卫生部北京医院研究馆员·李公朴女儿	欧阳文彬	(三九〇)
		张国男	

我亲爱的妈妈周璇	已故电影明星周璇的儿子	周伟	(三九五)
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的教诲	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邱维达	(三九九)
中秋月下的哀思	安徽桐城师范	梁丰年	(四〇二)
纪念母亲	青岛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	赵圣焱	(四〇四)
一饭之忆	书法家·宁波市天一阁研究员	沈元魁	(四一一)
坚强的母亲	爆破工程师	魏启扬	(四一二)
我的母亲，我的老师	北京文联副主席	陈模	(四一四)
平凡的母亲 深沉的爱心	北京市政协委员	石泓	(四一九)
慈萱忆往录	香港中国文化馆总干事	汪启鹏	(四二一)
蒋经国和他的母亲	香港中国文化馆总编辑	吕器	(四二八)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武革非 余世诚

一九四六年九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时，有一段话是专门谈邓颖超的母亲说的。他说：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红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法官要他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既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这短短的几句话，既洋溢着周恩来对这位长辈的尊敬之情，更饱含着对一位革命老人的由衷的钦佩、赞扬之意。

邓颖超的母亲姓杨名振德，又名梦醒，一八七五年生于湖南长沙，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西，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她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女。小小年纪就独立地办理了双亲的丧事。她的祖父因吃错了药，也是很早就去世了。亲人的不幸，激奋着这位少女酷爱读书，发誓学医。二十九岁的时候，她嫁到邓家，做了镇台夫人，但她视富贵荣华如粪土，非常珍视自强自立，仍深究医术，常常给人医病。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她生下一女，取名邓文淑，这就是我们的邓大姐邓颖超。

杨振德主张妇女解放，对各种压迫、束缚妇女的封建陋习疾恶如仇。清末，进步人士提倡妇女放足，她积极响应。邓颖超的父亲提出给女儿缠足，怕以后嫁不出去，母亲却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就是不要我的女儿嫁给那种守旧的人物。”她反对包办婚姻，让女儿有全部的婚姻自由。她不信鬼神，谁说哪间屋子里有“鬼”，她偏要搬进去住一住，用行动来击破迷信的邪说。她最厌恶妇女依赖男人，坚信妇女要解放就得自立，就得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就得有为自己谋生、为社会作贡献的一技之长。邓颖超才三、四岁时，父亲被陷害充军新疆，不久就去世了。杨氏夫人并没有被飞来的横祸所压倒，更没有乞求别人的怜悯和救济，而是勇敢地、坚强地面对现实，依靠自己的劳动，去闯谋生之路。孤女寡母，从南方挣扎

到了北方。母亲曾在四个地方给人作家庭教师。一九一〇年，她在天津育婴堂任医生，可是不久就失业了。

民国初年，杨氏夫人到北方著名进步人士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校任教员。该校地址在北京南横街，主要收留穷人之子弟入学。九岁的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唯杨振德母女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由学校提供伙食。在这里，母亲有机会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精心研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她向往着「世界大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她对这所进步学校，有很深的感情，发奋努力工作，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但是，军阀袁世凯却把这所学校视为眼中钉。不久，反动军阀逮捕了校长陈翼龙，学校也被查封了。在这样的时刻，杨振德不避风险，挺身而出，一手撑持学校，力图恢复，一手联络各界人士，上诉营救校长。最后敌人还是残酷地在北京宣武门外杀害了陈翼龙，杨振德又联合同事们为这位受尊敬的校长收了尸。

我们的邓大姐从母亲那里最早得到了律己做人的启迪，把母亲作为自己第一个学习的楷模，去奋斗，去进取，去为社会、为民族多作贡献。

在母亲的影响、教育和熏陶下，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激奋下，少年邓颖超就忧国忧民，思想非常激进。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首先爆发。第二天，消息传到天津，这时正在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她是该校学生会主席，被同学们尊称为「老学长」，其实她才十五岁，立即和同学们一起议论这件大事。很快她和郭隆真、刘清扬等联合各界妇女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担任了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她率领女学生演讲队队员，以奔放的爱国热情，在街头巷尾慷慨陈词，诉说反动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卖国罪行，痛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痛苦。规劝同胞们抵制日货，协力救国，有时声泪俱下，使听众深受感动，久久不愿离去。在「五四」运动的风暴中，郭隆真、周恩来、邓颖超等，经过酝酿筹备，又成立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它推动了天津地区的爱国反帝斗争和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邓颖超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

验，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四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

邓大姐的母亲对女儿从事革命活动，选择走共产主义道路，是大力支持，从不拖后腿的。邓颖超在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但整天价忙于革命工作，不能很好地照顾和养活母亲。母亲仍然以行医、教书来维持母女生活，跟着女儿到处奔波。

一九二五年，邓颖超调往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同年与周恩来结婚。一九二六年底，周恩来调赴上海，在党中央工作，邓大姐因怀孕临产，旅途不便，暂留广州，由母亲陪伴照顾。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三天后，广州也开始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的住处被抄了，幸好她因难产正住医院，母亲也在医院护理女儿，母女俩才免遭灾难。共产党员陈铁军冒险到医院向邓大姐告知了这个紧急情况，在医生、护士的帮助、掩护下，母女才转移到安全地方。不久，她们出乎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让她们赶快离开广州去上海，并说到上海在报上登寻人启事找他，因为他没有固定地址。五月，母亲和颖超搭船到上海，然后用母亲的语气登报找「伍豪」，大意是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着她到上海来找你，希速到旅馆来相会。不料这个旅馆很不安全，前一天就有一位党的领导人在此被捕。周恩来见报后非常着急，马上派人把母女俩接走。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表面上以行医为职业，实则掩护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邓老太太奔波五十多年第一次过上了家庭生活，但在那白色恐怖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家庭生活」啊！女婿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打扮成商人模样，有时穿西装，有时穿长袍马褂；女儿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打扮成家庭主妇。党每月发给周恩来生活费十二元，邓颖超八元，再加几元的交通费。就凭这么点钱，除穿衣、吃饭、坐车外，为了掩护革命，适应社会习俗，每逢年节还要请客送礼，那是根本不够用的，母亲就用行医的收入贴补女儿、女婿革命的用场。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这个家庭还必须经常搬家，每次搬家都要走很多路去找合适

的住所，因为房子必须便于地下工作，既要隐蔽，又不能孤零零独居，附近既没有敌人住，又要没有同志和朋友住，房子要有后门，还要便于观察外面的情况等。这个家庭尽管如此贫苦、紧张、危险和不安定，但家庭所有的成员团结和睦，相知相爱，都工作和生活得很愉快。这个革命的家庭，为党在白区的秘密革命工作，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二年，周恩来、邓颖超相继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母亲又追随着他们到了中央苏区。按说，这里是革命根据地，女婿、女儿又在中央担任负责工作，近六十岁的老母应该歇息一下了。然而，她并没有歇息，却到红军中当了一名医生，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革命事业。她把红军战士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为他们医治治伤，解除病痛。作为医生，她不仅为战士治病，而且对煎药、分配药也十分经心，每每都是亲自照料不可的。经过她治疗而康复的战士，都十分感激这位长者的关怀，把她看作慈爱的妈妈。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了长征，母亲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敌人逮捕了母亲。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杨振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气节和政治操守。反动派要她写信给女儿和女婿，让他们脱离共产党，她除了回答敌人「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以外，还严厉斥责说：「我不干这卑鄙的勾当。思想自由，我哪能劝他们投降呢？如果你们要因此而加罪于我的话，请杀头好了！」反动派拿她没办法，只好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释放她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大姐和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把母亲接来一同居住。这时母亲已是六十多岁了。长期的奔波和铁窗生活的折磨，使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双眼昏花，只能看清一尺之内的东西，但她仍挣扎着为革命工作。她关心国事，每天坚持看报读书，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她仍坚持为同志们治病，千方百计为大家解除痛苦。为了不影晌女儿女婿所担负的极重的革命工作，她从不把过去几年的艰苦情况告诉他们，在生活上也尽量节俭。她的衣物很少，女儿想给母亲换置一些新的，她总说：「战争时代要跑路，东西多了不便。」那件打补丁的裤子，从江西监狱一直穿到老人临终。

当时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知道周恩来、邓颖超对母亲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对长者的恭敬外，更多的是对革命队伍里一位革命老人的敬佩。为了躲避日寇的大轰炸，母亲暂时要搬到重庆市郊居住。周恩来特别向同去的一位同志交待说，要多照顾好邓老太太，她是一位革命的老太太，做什么事不愿意别人帮忙，她半夜起来，或是出去倒水，都要多多照料她，乡下路难走，要注意她的安全。还说，邓老太太眼睛不好，不要让她多看书，有时间给她念念报纸。

一九四〇年冬，邓老太太终于病倒了，邓大姐日夜在病榻前侍候。作为医生，邓老太太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但她怕女儿为她担心，也怕多占女儿的宝贵时间，总是不把真实病情告诉女儿。在病危弥留之际，她没有只字要求，没有片语伤感，只是一再地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工作了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时，这位革命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六十五岁。母亲临终时，邓大姐和周恩来由于正在忙着革命工作，并不在她的身边，等他们赶到跟前，老人已经逝世了。恩来很难过，他不住流泪，邓大姐肩并着肩，站在母亲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得落了泪。

第二天，邓颖超和周恩来以女儿、女婿的名义在《新华日报》广告栏里发布了讣告。当日上午九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和友好人士一百多人，在红岩村办事处的楼下，为这位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妈妈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葬礼。大家向革命母亲行礼，邓颖超、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吴克坚等献了花圈，熊瑾玎代表办事处致祭文：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母慈母荒，或执教鞭，或施教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士，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审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潮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

这些颂扬和敬意，革命母亲扬振德确实是当之无愧的。